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四五

校經室文集六卷補遺一卷 孫葆田 撰

一

寄簾文存八卷枕碧樓偶存稿十二卷 沈家本 撰

二九一

珠泉草廬詩鈔四卷 廖樹蘅 撰

五三一

珠泉草廬文集三卷 廖樹蘅 撰

五九一

紫荊吟館詩集四卷 曹秉哲 撰

六〇三

師竹軒詩集四卷 劉樹堂 撰

六七五

丙辰孟冬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藏書

校經室文集

吳郁生署檢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上海古籍
書店印

校經室文集序

甲申三月始交佩南於譚復堂懷寧廨中時佩南知宿松其先德補堂先生爲先大夫癸卯同歲生兩家子弟以世次相得也復堂在俗吏中負雅材嘗傾東諸侯佩南與之韻頗然復堂善滑稽如漢東方曼倩者流而佩南巖峻有不可犯之色獨親子旣予供職輦下佩南數以事北征客伯熙祭酒盛昱許黃縣王松谿同年守訓亦依祭酒祭酒雖高帝子孫而積與執政者迕謝病不視事閒爲文酒之會子與祭酒論議風發譏呵侯卿不豪髮假而佩南清言娓娓必衷於理道松谿不爲崖岸

校經室文集序

一求恕齋

斬絕之行亦不翕翕熱蓋數人者亦相得也未幾佩南知合肥巨室某嗾其僕叢擊一人死之佩南持獄急爲某地者書沓至佩南不爲動會陳六舟丈彝撫安徽不直巨室而左佩南獄幾幾得白矣巨室卒以他事中佩南佩南投劾去丈亦不安其位此光緒己丑事也海內稍有識者莫不以佩南能守其職不畏強禦爭高佩南佩南無纖芥不自得者歸主開封大梁書院晚復主濟南尚志堂以尙氣節敦名檢爲教出其門者皆經明行修不邇雕俗歸然爲山左大師世以比其鄉孫明復石守道云其後子撫安徽朝廷有特科之徵子將以佩南

應佩南堅臥不起然巨室以是益慰予謂其與己異趣也戊申予亦去位予江表一腐儒耳而得與六舟丈及佩南牽率以去亦云幸矣佩南嗜古文辭宗派出桐城然曲而有直體能窮其學力之所至不局於方姚論事侃侃有深識洞於利病得失之故使其見用必足濟國家一日之急而位不過一命又連蹇不偶致其中之所蘊百不一摠而僅僅以文見也佩南沒無後其遺稿歸吳興劉君翰怡翰怡壽之木以予習於佩南屬爲之序乃舉三十年游處之迹系於簡端以復翰怡嗚呼予與佩南游處時天下事流失敗壞始見萌芽藉令親貴皆

校經室文集序

二 求知齋

如伯熙節鎮皆如六舟丈百執事皆如佩南與松谿復堂未必無萬一之挽救惜乎適得其反而國不國矣今佩南若六舟丈伯熙松谿復堂並久爲陳人予以纍然一老斲死不得寒河冰雪萬象淒寂手佩南三寸之稿振觸舊游如夢如幻佩南有知其歎歔感喟又將何如邪翰怡與佩南不相識而景仰前烈傳其遺著以不朽佩南其風義又可望之今之靡靡者哉丙辰日南至金壇馮煦時年七十有四

校經室文集序

荃孫昔年供職京師曾於意園座中晤榮城孫佩南先生詢知爲丁卯同年見其持躬端謹出言爾雅頗愛其人城區內外未能常晤戊子己丑荃孫在江南傳聞有合肥孫大令者治獄精營不避權貴亢直聲聞天下問其人則佩南先生也時先生早以修墓回籍矣不特愛之而且敬之迨辛卯東撫張勤果公延荃孫主講泮南濼源時先生主講尙志始得朝夕相聚握手談藝并爲籌畫旅況無微不至則知先生以文人兼循吏而勤撰著重友朋固性情中人也尙志堂在城外朱李易安故

校經室文集序

一 求知齋

宅前有柳絮泉後有金縷泉清流活活曲折成之字水際細草蒙茸方數十武高阜造悠然亭可望千佛山荃孫最愛之月夜嘗過先生煮茗清談素稔先生師武昌張廉卿治桐城古文荃孫亦尊桐城爲國朝正宗先生曰世之誚桐城以爲空腔此學聲調之弊祇須運事實於文字之中可免此誚今集內大臣名人傳志實能身踐此言又議同修通志先生主章魯派荃孫主洪孫派先生曰汝師法鄉人耳荃孫答曰志以事實爲主以文行之略避記帳之誚如寶齋之志首增徵實一門仍不離乎事實通甫則前志源流古跡藝文一概掃除文

字雖高于武功朝邑已蹈劉知幾改史爲文之譏矣先生亦首肯今集中與友人書必載來書亦此意也文集未經手定然友人能得先生之意絕無空腔文字在內此桐城派之高者稿由劉君翰怡刊行授簡荃孫命爲之序荃孫讀終卷聲容笑貌宛如當日今年三月到沛南曾訪金泉舊舍泉聲如故柳影依然空存仰止之思無復絃歌之雅愴然久之因序舊迹以冠斯編先生之文自有不朽者在不藉鄙人之言矣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江陰繆荃孫序於海上寓居之聯珠樓

校經室文集序

一 求恕齋

校經室文集序

自明以來治古文者王李詆其僞鍾譚誚其纖侯魏薄其野而以純正推鈍翁又微嫌其弱至望谿氏出根柢經術研究事理由韓上窺秦漢而結體近王曾海內莫不以爲正宗又繼以劉姚二公人共尊之曰桐城派然學之者有二弊焉一則曰空專工搏垓略去事實讀之則聲調鏗鏘而其人之本末是非無所考證一則曰襲修詞琢句不落恆蹊而氣不足以貫之閒亦落前人窠臼除此兩弊是謂眞文榮城孫佩南先生以名進士由部曹改知縣鞠疑獄不徇人情亢直聲徧天下卒不安其位而歸主講席屢登薦牘終隱不出遺文六卷年丈毛稚雲觀察黃石蓀太守爲整理囑余刊行余夙重其爲人又讀其文樸實而有理致於功業文學忠貞節義之人之事尤能發揮鎔鑄力追先正典型不蹈空襲二弊則桐城之後勁也再讀先生與當道書議論時事高而不迂簡而能要夙抱濟世安民之略小試輒阻而乃以文人終則先生之不幸亦斯世之不幸也夫削簡已竟爰書其首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吳興劉承幹序

校經室文集序

一 求恕齋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堯典說

皋陶謨說

禹貢說

君奭說

顧命說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孟志編略序

孟子年表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一求如齋

孟子事實序

孟志祀典序

孟志從祀賢儒傳序

孟志歷代注解傳述序

新刻春秋會義序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讀禮摘要序

尙書小札序

新校周易本義跋

古文尙書跋

孝經鄭注附音跋

孝經章句跋

言子文學錄跋

書史記校後

伏生墓攷

午窗隨筆序

澤雅堂文集序

餐霞樓遺集序

路訪巖觀察文集序

天根文鈔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二求如齋

無爲齋遺集序

新修南陽縣志序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青桐軒詩集序

今雨樓詩集後序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枕雲詩草序

離上詩集序

陳先生文集後序

毛尙書奏議後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堯典說

或問曰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姬訖氏女生
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
帝堯傳又曰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
之乃受帝禪二說孰是曰以事理推之其皆非也萬章
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乃獨能私受摯之天下乎且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一求恕齋

摯之不善亦未見於他經而一以爲既崩而堯立一以
爲中微而禪堯則其說均爲無徵使摯之立爲繼父而
堯承之則禹之傳子亦不得爲勑見而人言何以有德
衰之疑嗚呼唐虞以前尙書所不載春秋時去堯舜之
世遠矣孔子亦但於讀書歎其爲大爲君爲禪讓而已
至戰國時異說叢起孟子乃因論唐虞之事而直斷以
舜之天下爲天與夫堯之初亦必如舜而已矣後世禪
繼之義不明乃至有莽操之禍原其初則堯舜授受之
說實有以啟之夫嬰獻固未嘗禪也卽令果禪是以天
下與人彼其臣又安得而受之故儒者解經一言之誤

其流禍無窮豈得獨罪一竄亂五經之劉歆哉然則帝
堯之繼立與否學者闕其所不知可也

皋陶謨說

司馬遷謂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
謀云云卽此篇也虞書蓋本有大禹謨故漢儒以爲已
逸而其分皋陶謨爲益稷篇則自僞孔傳始因經文有
暨益暨稷之語遂以益稷名篇不知曰皋陶謨者皆一
時交倣之詞自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虞舜
治效而以庶歌終之則首末皆皋陶之言也漢儒所傳
書序亦有棄稷無益稷鄭康成諸儒皆謂別有棄稷之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二求恕齋

篇或疑棄稷在逸書十六篇內康成猶及見之要亦懸
揣之詞或又以史臣敘事之文爲出自伯夷以附合史
記所云益見其穿鑿夫大戴禮言虞史伯夷猶言虞書
伯夷云耳豈得謂伯夷爲虞之史臣哉然諸志篇所引
伯夷兩言今亦不見於他經疑或書中有伯夷語而今
亡矣

司馬遷載皋陶謨於夏本紀而於往欽哉之下說云於
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後儒或據
是以史記陟天之命爲薦禹於天而告之其說非也皋
陶謨記言之文故首末皆載皋陶言而以庶歌終之蓋

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舜五臣中禹棄稷皋陶皆有謨而今獨皋陶一篇存使後世不見此篇不且以刑官視皋陶哉若夫舜禹之事孟子論之詳矣堯薦舜舜亦薦禹但舉之在位耳固未嘗以天下與人也夫天下者天之所統非天子所得私唐虞以前天下皆歸於有德未有以繼立相承亦未有以天下私相授受者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嗚乎舜禹禪讓之事不見於經自僞古文以汝陟元后爲禪禹之徵世乃謂與汝陟帝位前後同揆矣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司馬遷於堯本紀曰女登帝位於夏本紀曰陟天之命則陟非升也儒者或欲傳會薦禹之文不亦誣乎

禹貢說

昔禹平水土定經制九州各擇其土宜之物以獻於天子史臣因而紀之以表禹之功以見虞舜德化之盛故曰禹貢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至於聲教遠暨經制大定蓋卽禹宅百揆之實攷其成功前後固已時逾數載矣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州禹卽位後復定爲九州者誤也禹

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山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并豈聖人經世之道哉

君奭說

君奭周公勉召公之詞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同心輔政故周公作是書以勉召公舊說以爲召公欲告歸而周公留之今按告歸之意不見於經蓋

校經室文集卷一

四求恕齋

周公既戒成王以無逸因以是與召公互相勸告故曰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又曰小子同未在位小子周公自稱也或乃誤爲斥成王豈周公躬躬如畏之義哉昔虞舜之世禹皋陶相與語帝前爲昌言蓋大臣憂國之心如此不必事有所因而後發也夫周召之相勉亦若是而已矣惜乎召公之所以答周公者不傳而世儒乃謂周公攝政召公不說故周公作此以自解其說不亦悖哉或曰不說者蓋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於位故蹙然有不安意云

顧命說

顧命一篇紀成王崩康王立之事也馬融鄭康成分無
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
誥僞孔傳則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篇首皆
非伏生所傳之舊今攷先儒議是篇者多矣或以成王
未葬君臣皆冕服爲失禮或以天子易世傳受國之大
事其禮與士庶人不同或又疑狄設黼屨以下爲康王
踰年卽位朝諸侯之事而顧命一篇尙有闕文其義雖
竝通而要皆不得其實也惟近世姚氏鼐有云周嘗會
諸侯於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
國於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故恐弗獲誓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齊
立而養於左右焉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於
南門之外者乎竊以爲此說庶幾得之蓋史臣紀此亦
所以志禮之變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未有喪服未畢而朝諸侯者況麻冕黼裳亦不可謂
卽位之服然則成王蓋崩於東都事變倉猝禮由義起
其時諸侯咸在故召公因冊立嗣君而召見之至王若
曰以下則亦召公代王作誥之詞耳豈必康王之面命
哉抑是禮也召公可謂處變而不失其正矣後世此義
不明乃有先帝以四月崩而太子以五月卽位遂改元

者烏虜書闕有間周室成康之事旣不可億知若以蜀
漢永安之義律之則召公處此其眞得天理人情之至
者矣世儒乃猶以失禮議之此所以讀其書尤不可不
論其世也夫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或問外丙仲壬繼湯而立爲天子信乎曰然然則太甲
立以湯崩之年其說非與曰此乃僞古文尙書之謬諸
儒從而傳會之也史稱殷湯年百歲爲天子用事十三
年傳又云湯娶有莘氏女生太丁及外丙仲壬當太丁
卒時太甲之生則旣長矣而謂湯崩之前一年乃生外

校經室文集卷一

六求恕齋

丙又有三歲之仲壬爲之兄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也漢
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
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班固言是朔旦冬至之歲越第
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今伊訓篇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彼蓋見顧命成王崩
以乙丑而康王見廟在丁卯後七日意湯崩亦當在十
二月前故又於太甲傳內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其
所以僞也與春秋國君薨皆踰年而後改元漢初襲用
秦麻史書元年冬十月然不聞高帝以孝惠元年某月
崩也後漢昭烈崩于章武三年夏末帝以五月改元建

與史氏非之今僞爲古文者不深究班史之義至謂湯崩在太甲元年是湯未崩而太甲立何其言之不經也然則外丙仲壬之說宜何從曰從孟子孟子之言何如曰太丁未立其繼立者則外丙二年也仲壬四年也且由後儒之說其意以爲外丙仲壬不宜立也則是逆探伊尹之心而爲是二歲四歲之辭以自文也太丁雖未立外丙仲壬以次當立則雖以襁褓之成王周公立而輔之可也夫又安得以其幼而廢之乎且其時外丙之年當與太丁不甚懸絕而謂仲壬爲之兄以弟先兄於言尤不順曰外丙仲壬卽位之年有可詳與曰是不可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以強解也商頌之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與他書紀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命卿士伊尹事適相符竊嘗疑詩內震業之義當指湯崩後上下憂危而言彼伊尹者身爲卿士遭時閔凶左右之力實多故詩人作爲樂歌以紀之則外丙仲壬當立於此時也伊尹之立外丙也意湯必有命焉如周成王道揚大訓而伊尹奉命以立之也不幸未三年而崩伊尹以爲先君之喪未除吾得君之季子而立之猶之乎君命也伊尹之立仲壬繼湯也非繼太丁也又不幸四年而崩然後君之適長孫立焉以承大統以對天下此

伊尹之志也衛太子蒯瞶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以亡人之子輒在以孫禍祖衛之亂實兆於此烏虜以伊尹之聖其於繼立之際思之審矣後世舍子立孫卒以召禍亂者抑獨何哉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兩漢人傳經並有師法以其時去古未遠而釋老之說猶未行學者各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雖彼此異同相是非然微言大義往往賴以不絕後世綴學之士固不可得而廢也其見於傳者易本田何尙書本伏生詩有毛公又有齊魯韓三家言禮本高堂生而大小戴並

校經室文集卷一

八求恕齋

出后倉春秋公羊穀梁分齊魯學而左氏傳最後興孝經論語蓋學之者兼通焉故曰儒家者流游心於六藝之中宗師仲尼於道爲最高及後世五經乖析儒學浸衰魏晉而降異說蠭起當隋唐之世古籍猶未盡湮然唐人爲諸經定義疏易用王韓書用僞孔氏春秋傳主晉人詩禮二經僅存漢注自此之後利祿之途開而漢儒四百餘歲授受相承之師說不絕如綫王伯厚處宋儒末獨能修學好古於易書論語則輯鄭氏注於詩則輯齊魯韓三家遺文於春秋則輯賈服章句亦可謂用力勤而有志者矣 聖清之有天下敦崇經術遠邁前

代經師宿儒以漢學爲宗獨能發明古義言易自吳縣惠氏言書自嘉定王氏吳縣江氏言詩自休寧戴氏言禮自濟陽張氏婺源江氏爲易惠氏之學則有武進張氏爲書王氏江氏之學則有陽湖孫氏爲詩戴氏之學則有金壇段氏而輯爾雅注者有武進臧氏考九經古義者本惠氏學雖不同要皆博識多聞玩經文而得其大體若兼綜諸經博采先儒訓詁不爲空談則有長洲余氏今四庫所收古經解鈎沈其遺書也近世若歷城馬氏蓋又聞宋王氏及余氏之風而興起者馬氏名國翰字竹吾道光壬辰進士陝西知縣生平纂書無虛

校經室文集卷一

九求恕齋

日晩歲乃成輯佚書六百卷皆唐以前諸儒著述分經史子編惟經編爲稍備然所輯既多其中牴牾時亦不免余嘗偏取其書閱之有一傳而兩書復見者有一書所獲止三四條而強分爲卷者有所輯或非元書及元書在當時已散佚而以意揣編之者夫貪多務得固世儒之通弊抑亦所取多則不能無失推馬氏之意將欲保殘守闕不妨是非並存以待折衷於後儒在學者慎取之而已余爲刪存其經編什之五而壹以漢人爲主於小學則間取魏晉爲序錄如後因論次其大凡亦所以致余之意焉

孟志編略序

孟子當戰國時異說譌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傳者唯趙氏而已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得其宗者蓋少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厥後皮氏曰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真宗始詔孫奭等校刊孟

校經室文集卷一

十求恕齋

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利祿之途一開大義攸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乎由衰周至今二千餘歲王者代興名世間生其間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邪說滋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正之我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孔孟之書勿習鄒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隆時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覩惜當時賢

裔中絕紀載無徵不能編成盛典以彰一代之休美道光末故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議草創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今撫使黃陂周公學使翰林學士鈕公尊賢興學適合詞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時則權濟東泰武臨道兵備陳公實佐成斯舉往公嘗督修孟子祠廟因得博士志稿而惜其未能雅馴也乃商諸學士發凡起例重加纂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頗復搜輯舊聞更引吾友柯君劭恣爲助今書中祀典一門及藝文四卷皆柯君所考次葆田竝各綴數語於篇後以述編纂之指博士志稿故有日照許先生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瀚駁辨百數事今皆勘正其倡引之功不可沒也書成輒敘其大略如此時光緒五年冬十月

案三遷志卹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谿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厯中鄒縣令漢州胡繼先以原書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其體例視舊爲善矣嗣是而有呂氏元善之書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人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後殉流寇之難所修三遷志凡六卷見四庫存目提要云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 國朝孟衍

泰與王特選仲蘊錦等復增修爲十二卷所分門類及每類前四言贊一首大率尙仍其舊故四庫全書竝附存目今茲新加排纂雖不敢謂辭歸雅正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亦庶幾乎史家之正軌云耳新纂三遷志凡十卷首二卷志孟子事蹟曰世系曰年表曰事實皆今所編輯也曰佚文則舊志所有今仍附焉次二卷志孟子廟制典禮曰祀典其總目也於祀典之中又分爲五目其義則後語備矣祀典之次爲從祀賢儒傳附見者孟門弟子一人訓釋孟子書者二人皆祀典所缺也又次爲博士世系表則奉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祀孟子者也第五卷爲藝文總敘歷代注解傳述用漢志與文獻通考例也凡此之類皆今所考定自第六卷至第九卷爲藝文下分類編載此近世修志乘者之通例也舊志但有墓記廟記謁祭題詠四類今所存者乃不過十之二三皆事闕刪始又文詞稍近雅馴者焉末一卷爲雜志凡新纂之例要在本經術通史裁述 國聞徵舊制故前志所有不必盡登今所改訂體例雖簡亦未嘗駁斥舊文猶惜編纂迫於歲月未能博考典籍一歸至當區區之私固有望於來哲

孟子年表序

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缺而不書豈非古史闕文之義哉後儒區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牴牾已今愚爲考訂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十數家其間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爲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湣王又以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 求恕齋

梁惠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爲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以下湣王年世則缺以示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孟子事實序

愚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游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

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間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湣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諸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

校經室文集卷一

古 求恕齋

代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傳會所見蓋愈辨而愈失其真焉今壹以孟子書爲徵略采漢人之說爲綱而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間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斷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孟子祀典序

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後儒頗疑其說爲不然此蓋謬於後世學校之制耳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

則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爲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孟廟之祀始於宋而隆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區爲五目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褒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博士所習與國朝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尙多缺略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二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廟請者遂至今缺焉又亞聖廟雖頒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木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之推舉哉我朝尊師重道伊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丙子壬午聖駕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於戲盛哉

孟子從祀賢儒傳序

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四等徐子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指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滕更獨見遺豈以其不答於一時而遽斥之耶昌

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蓋其來久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迹其表章孟子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哉錢唐以一言寤主配享之禮罷而旋復或傳孟氏舊有報德祠豈亦私祀之類與謹案四庫書目提要謂呂元善聖門志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別載擬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此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諫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之直失當此欽定書內所載百世下應無異議矣呂氏即嘗修三趙太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遷志者趙大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馨香之列何哉案四庫書目謂訓釋之功在漢爲趙政在宋爲孫奭其推崇亦可謂至矣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任之者矣

孟子歷代注解傳述序

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寧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真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

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竝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愚案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安石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注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名而無其書者蓋尤不可勝數也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可稽者則詳其卷數與其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而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新刻春秋會義序

宋鄉貢進士江陽杜諤字獻可所著春秋會義爲書二十六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並載其目獨鄭氏通志作三十卷以入春秋通論馬氏文獻通

考經籍考亦作二十六卷並引晁氏陳氏之說知其書實爲宋元閒所重故程時叔春秋本義閒復稱引至明永樂中脩春秋集傳大全采用杜氏說至七十餘條所謂蜀杜氏是也其全書不知亡於何時 國朝朱錫鬯氏經義考以爲久佚乾隆中 詔修四庫全書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書已成而總目失收聞當時吾鄉孔絳谷戶部曾錄有副本今流傳至江南爲某氏所藏此本乃鄒孝廉道沂家存故籍予聞諸蔣性甫太史因亟從借鈔會歸安陸存齋至濟南於予齋中見此書詫爲未有並屬傳鈔一部原本首行標 四庫全書疑卽館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中擬進本然書內不著纂輯人姓名後見今人所輯春秋規過春秋摘微序言乃知是書成於楊君昌霖手楊君字簡齋吳縣人乾隆四十年進士 特旨改爲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與邵二雲周書昌戴東原諸人同爲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予既喜得是書本末思廣其傳乃捐貲付梓以公諸同人蓋數百年之祕笈於是復顯矣攷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兩漢諸儒爲公羊穀梁與左氏學者恆斷斷不相合唐宋而後乃有棄傳從經之說夫舍事實而專談義理則一知半解議論易生此啖趙諸家所以爲世詬病而朱子亦

謂經文太略諸說太煩前後牴牾非一不敢妄爲必通也杜氏生當北宋在王安石詆廢聖經之際乃獨采集眾說自董仲舒以下至孫莘老經社凡三十餘家斷以己意自成一家之書晁氏所謂其說不必皆得聖人意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攷其同異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可謂得此書要領矣案書中所引唐宋人舊說如陳氏折衷論王氏箋義李氏集議孫氏經社要義諸書今並不存經義考僅據山堂章氏羣書考索采錄春秋折衷論二十七條至謂斷圭零璧亦足寶貴使朱氏得見此書其欣快當更何如楊氏蓋治春秋之學者其於

校經室文集卷一

九求恕齋

此書采輯頗勤然猶未能旁搜博引蓋自永樂大典外所得僅一二十條而又皆爲節文亦不出乎今書所載予深媿弇陋輒就目前所見略爲編訂並附校刊略例於後噫吾見今世著述之士大率以爲名耳非果能於聖賢之旨有所發明也竊嘗深戒乎此故不敢以剽竊爲能而欲以一己之私得公諸人人昔朱子嘗論二程未出時有胡安定孫明復諸人說經雖有疏略觀其推明治道直凜凜然可畏蓋春秋所以別嫌疑明是非遏人欲於橫流存經世之大法故曰有國者不學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爲人臣者不學春秋守經事

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其萬世之鑑乎采善貶惡將於是在予是以願學而有志焉至杜氏此書在春秋部中猶禮記之有衛正叔集說學者固不可不究心也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宋黃東發讀禮記日鈔書凡十六卷本在黃氏日鈔百

卷內宋史藝文志不詳其目

日鈔百卷見宋史儒林傳藝文志不著錄

國

朝宋氏彝尊經義考始錄入禮記類以次於衛氏湜禮

記集說之後乾隆時館臣編校四庫全書以黃氏日

鈔入子部儒家類而於經部禮記類不復載有是書道

校經室文集卷一

王求恕齋

光末嘉興錢給諫儀吉主講大梁書院編刻經苑是書亦有目無書學者惜之葆田曩歲客遊大梁嘗欲補刻而未能今年以事寓沛南乃取新安汪氏繙宋本黃氏日鈔參校他刻別錄爲卷付諸梓人剞劂既訖謹識其後夫禮學之失傳久矣漢儒區區修補於殘缺之餘今所傳大小戴禮是也小戴禮得鄭康成注而益顯唐人正義行而其書益尊學者至目爲大經自宋儒表章中庸大學爲之解者甚眾至朱子遂與論語孟子定爲四子書元延祐科舉法行以四書五經爲取士之用明初定制乃以陳氏澠雲莊禮記集說立於學官而學庸二